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十九回 閨內吟詩堂前問卜 環兒南竄淑貞北來

上回說到要頒發恩詔的話，這回卻不直接，另有應該追敘的事不便略過。且說小鈺出兵去後，淡如、授鉢整整哭了三四日。彤霞和丁香要存些體面，不好顯露，只好暗中掉淚，卻各各不說不笑，飲食懶進。惟有舜華舉動如常，毫不介意。彤霞送過了行，悶悶昏昏，獨坐在屋裡，就做了一首詩，題目是「相思」二字，瞞著眾人寫將出來：愁病慳慳強自支，銷魂最是五更時。

木邊著目空諸相，田下添心有所思。

薄命遠輸連理樹，癡情待織合歡絲。

向人只說題紅豆，卻恐懷春小婢知。

自寫自念，越讀越發添些煩悶。誰知人有同心，妙香也做了一首，卻比他含蓄些，題是「詠芳草」。

又是春深碧草齊，天涯何處不萋萋。

西堂未醒懷人夢，南浦偏催送別啼。

思婦芳心多有托，王孫歸路幾回迷。

淒涼盡入江淹賦，厭看青青滿大堤。

這是送了小鈺，想到江淹「春草碧色，送君南浦」的話，所以托物寓意的。瑞香走來瞧見了，吟哦了一會，明知其意。

回到房中，也就借著「聽芭蕉雨聲」為題，抒寫愁懷。詩云：

假遍闌干泥柳腰，芭蕉葉底雨瀟瀟。

一番麗急湘簾悄，幾陣寒生寶篆銷。

碧玉芳心啼永晝，青羅殘夢怨通宵。

遙知笑語穹廬客，那憶深閨歎寂寥。

這結句隱指著小鈺和梅、薛二人同在軍營，自然有說有笑，那裡還惦記園內諸人？不覺醋氣攻心，含譏帶怨的說將出來了。

但他姐妹兩個的詩，是借題發揮，不比彤霞的明明說出「相思」二字，有些礙目，因此並不瞞人，放在桌上。一日淡如來到園中，瞧見二作，觸動情懷。他是最老臉的，竟無忌諱，直把「有憶」二字為題，做了一首云：

人去空勞密意牽，柔腸一一記從前。

香羅解處曾留誓，金縷提時尚待年。

南浦春波依舊綠，西廂夜月幾回圓？

尋歡惜別難忘卻，回首梨雲夢裡緣。

拿來拿去給人看。舜華耐不過，冷冷的說道：「『香羅解處』四字太言重了些。」淡如才有些不好意思，也便收藏起來。

只去念與授鉢聽，又被傳燈聽見搶白了幾句，以後就有詩也不給人瞧了。這是園中姐妹們的事，不必煩絮。再說小鈺啟行之後，眾親戚各各散歸。王夫人單留寶琴同寶釵一房居住，互相寬慰。卻天天去求神拜佛，問卜祈簽。還叫了許多三姑六婆，江湖星相，到府裡打筊卜卦。也有瞎子，也有有眼的，鬧個不了。每日堂前掛上簾子，王夫人帶了寶釵姐妹隔簾占卜。有的說「大吉」，有的說「大凶」，有的說「平安」，有的說「不出兩個月就平」，有的說「要三年後才勝」。真像著了瘋魔一般。後來連接兩次捷音，大家便心安些。誰知又得了瘟疫的信，合家重複又亂起來。這日天氣暑熱得很，賈政此時已蒙特恩超升工部尚書，因為心緒不佳，懶上衙門，只差小廝去告知書辦：有要緊稿案送到府裡來畫押。剛剛吃了早飯，看一個老婆子在上房進烏龜算命，忽見蘭哥兒慌裡慌張跑來說道：「山東有差官來，報知三個元帥通病倒了。現差一位王爺、一位皇子，到軍前召他們回來調治。不知這幾日凶吉如何。」原來賈蘭雖點了翰林，因是內閣熟手，所以仍在內閣侍讀上行走，故此得信最早。王夫人聽了，嚇得面如土色。裡房寶釵、寶琴的眼淚像珍珠串兒似的淌將下來。正在著急，只見香菱一路哭一路叫道：「太太不好了，不好了。」王夫人認道是得了小鈺的什麼凶信來報知的，便「哎呀」一聲倒在炕上。蘭哥上前連忙抱起來，已是掙直眼珠，連話也說不出了。賈政便喝道：「香菱，你怎麼大驚小怪，到底是什麼不好？」香菱道：「我家大爺被你們環三爺打死了。」賈政問：「誰說的？」香菱道：「昨夜四更天，饅頭庵尼姑來報信，今日黑早蠅二爺去瞧了來的。他現在廳上要回話呢。」眾人聽了，個個十分詫異。賈政就走往前廳，薛蟠請了安，告道：「饅頭庵有個十八九歲的小尼姑，叫做思凡。向日和我家哥哥、環三弟都有些不清白的。昨晚環三弟先在庵裡抱了思凡同杯喝酒。已是醉的了。哥哥後到，要抱那尼姑來陪自己喝。環弟不依，哥哥便走過去打了一個嘴巴，硬拉了小尼姑就走。恰好桌上擺著一壺熱酒，環弟就提起來照臉擦去，剛剛打著太陽穴，開了一個大窟窿，淌了滿地的血，登時死了。老尼姑便把環兄弟關住，喊報地方。今早刑部同了城上官兒驗屍問供，環弟卻一一實說。」刑部喝道：「謊話，那有尼姑肯陪酒的？這是你喝醉了嫌酒不熱，使氣撩往院子裡去，可巧薛蟠在外進來，碰著太陽，誤打死了——」話未說完，賈政道：「放屁，這是思慮所不及，明明要做個過失殺，開脫他了。元帥的叔叔打死人不償命，皇上的叔叔就該治街殺人了！」

即刻坐了轎，往刑部衙門去，定要照門毆例問個絞候。刑部堂官說：「且請回，我們酌辦罷。」眾官商量了一回，竟去奏聞聖上，請旨定奪。皇上道：「論理，賈政小鈺面上竟寬釋了他罷。」刑部奏道：「臣等原有此意，反是賈政決不肯依。」皇上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既這麼，他原是金陵人，如今在北京犯事，就充他到南京去。名為發遣，卻是個解回原籍。就情法兩盡了。」

眾刑官即便遵旨辦理。過數日，臨要起解時，押到賈府辭別，王夫人罵了一頓，給他八千銀子，帶了史氏同回南京。這是後話，不必細敘。且說眾姐妹聽說小鈺患病，個個暗裡愁煩。舜華更加著急，晚來躺在炕上翻來覆去，一夜不睡。他本精通易理，欲要點卦，又怕彤霞聽見，直待東方才亮，就忙忙梳洗了走到園中，撮些落花的瓣兒裝成一卦。細玩爻詞，似乎先凶後吉，就坐在石上把「花卜」為題，口占一律云：

小白長紅細細拋，更無人處暗推敲。

落英有象成三兆，亂瓣無靈誤六爻。

病體較量黏砌蕊，歸期檢點留簷梢。

名園不似成都肆，密意何愁季主嘲。

吟完了，呆呆的坐著出神。只見明心從芬陀庵裡出來採花供佛，見了問道：「舜姑娘起得恁早！」舜華道：「天氣熱，早起涼爽些。」便道：「我聞得庵裡菩薩極靈，要去求一簽可使得？」明心道：「這有什麼使得？姑娘跟我來！」就引他到佛殿上拈了香，敲磬磬，叫他跪下，暗暗通誠，拜了八拜，拿一個小小牙筒遞給他道：「這簽經是我編的，按著六十四卦，很有些靈驗。」舜華接來搖搖，抽出一簽，看是師卦，下四字是「師貞丈人」還有四句詩說道：「長子在師中，微旨不是凶。一陽來復後，風雨助成功。」舜華解來也是個先凶後吉之兆，與花卜相符，心裡喜歡。便道：「師太，你不用告知淡如、授鉢說我來祈簽。」明心道：「不妨。授鉢還未起來，淡如同他母親到饅頭庵送父親的殮去了。」舜華謝了一聲，就轉身出園，往上房來。王夫人正在叫老媽子梳頭，問：「怎麼起得這樣早？」舜華道：「惦記太太，特來請安。」才得坐下，見園裡的老婆子忙忙的走來，說：「瑞姑娘好端端的，不知怎樣吐起血來了。」王夫人皺皺眉頭，說：「真正叫做『禍不單行』。」

便喚了李紈來告知，叫他去瞧瞧，一面請大夫，一面通知他母親去。「我實在沒心情管這些事。」李紈答應去了。幸喜吃了白拈藥，血就止住，漸漸強健起來。李綺來府陪了他十多日，想著家中要調排中元祭祀祖先的事，須得回去走走，到女兒房裡要告知

他，見他靠在炕桌上睡著了，又見他枕邊一張箋紙，上寫著一首絕句道：

憔悴原知只為郎，鬢雲繚亂罷新妝。

捧心重竟憑誰惜，自向牀頭檢藥方。

李綺看了，不去驚叫他。依舊把詩放在枕邊，悄悄出來。

且在彤霞房裡坐坐，再來見他。誰知彤霞不在房裡，桌上也放著一首詩箋，是《新秋》題目：

數盡長愁更短愁，西風容易又新秋。

藕絲不斷蓮心苦，未識檀郎曉得否？

心下想道：「此時雖則兩小無猜，只是他們質性聰明，知識開得早。將來小鈺回來，卻要避些嫌疑，才保得無事呢。」

看罷，仍舊放歸原處，徑往王夫人上房來告別。才進得房，只見有個老媽子來對王夫人說：「剛才門上傳進話來了，有個江南來的周小姐，是太太的外孫女兒，要見太太。」王夫人呆了一呆，說：「莫非是探春的女兒麼？」就叫兩個老媽子去請進來。不多時，只見一個姑娘扶著丫頭的肩，款款步進來。雖則不便穿孝，卻是淡素衣裙，月白綢鞋。身材面貌很像探春，但眉目口鼻更加俊俏幾倍。那丫頭是探春隨嫁去的，認得王夫人，便道：「這位就是太太。」姑娘聽了，倒身便拜，王夫人一把抱起，兩人對哭了一回。才向李綺見了禮。王夫人問道：「你怎樣逃得性命？今年幾歲？叫甚名字？母親還在麼？為什麼反從江南來？」那姑娘掛著眼淚說道：「母親頭胎生個哥哥，出痘死了；我是第二胎生的。祖爺爺說山東沒好醫生，叫母親帶我到南邊去種花，是大前年回去的。待等種了痘，正想要仍回山東，不料鬧出這場大禍，全家被害。母親終日啼哭，成了疾症，今年春天不在了。周家並無親房近族，只有一個遠房伯伯，草草的收殮了。因我年幼無依，才送來的。我名叫淑貞，今年十歲了。」王夫人問：「讀過書沒有？」回說：「自幼母親教著讀書寫字，勉強做做詩，不很好的。被難以後，越發荒疏了。」

王夫人就叫家人去搬他行李，並請周大太爺來府安歇。去不一會，家人取了行李回來，說：「周太爺說不驚動了，即刻就要動身到張家灣坐原船回去。」王夫人忙叫送了些下程過去。

不提。且說大小兩輩的眾姐妹，聞得這事，都來會會面。逐一見過了禮，王夫人就向舜華道：「我瞧小妹妹中，你最穩妥不過，今把淑貞交給你同房居住，諸事照應他些。我和寶釵娘都是心緒如麻，大姆姆又有家務，一人分身不開。」舜華站起身答應了，從此就在園內住下。到了十一月內，探知小鈺等病體全好，提兵往青州殺賊去了。舜華暗想：「『一陽來復』的簽句驗了，這『風雨成功』的話自然也是准的了。」誰知到了臘月半後，杳無音信。各人懷著鬼胎，天天到上房打聽消息。其年是二十日封印，賈政、賈蘭都往衙門拜印去了。王夫人正和眾人說著掛念軍前的話，忽聽見一片響聲，像有幾百人叫喊的聲音。一個老媽子一路跌腳叫進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又要抄家了。」

比前番的人還多幾倍，男家人都逃完了。」寶釵哭著說：「必是軍前失了機，因此來抄拿家屬了。」王夫人魂都飛掉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又聽見百十面的鑼聲，敲得翻江。舜華道：「太太莫慌，那有敲鑼抄家的事？多半是報捷的呢。」李紈也不顧什麼，竟跑到前廳屏後一瞧，見滿地跪的人約有三四百個，還有一個穿盔甲的將官，捧著一面大紅緞旗，上面寫「大捷」兩個泥金字，便掉轉身，三腳兩步趕進裡邊，大聲喊道：「紅旗報捷的來了。」王夫人還只是發顫，寶釵掙了一聲「謝天謝地！」